

集部

養吾齋集卷十六　　元　劉將孫　撰

記二

彭澤縣學三賢祠記

彭澤以淵明著舊為祠祀陶並之以唐狄梁公稱二賢祠兵後祠燬僅石碑二像存東坡自黄移汝道九江訪子由筠陽後來溯江入嶺和陶詩孤山碑與像亦並列大德丙午令尹東平曹侯靖國並建三賢祠於邑學邑

教諭郭則正敘其始末請記曰侯為彭澤再書考矣自始至修譙樓新縣廨吏官道飭水驛建萬里江天亭復淵明祠葺城隍東嶽二廟士民感說立惠愛亭以美之一日問二賢祠於學謀再建其處則正請曰侯此舉實宜學有東坡像合為三賢何如侯曰然前簿楊月湖為我言矣子言之如契焉吾為是邑免儒役此祠為士者宜任之於是歐陽士正林懋等乃請於邑官長博囉部邊濟之寧尉焦從善良輔典史屈應隆咸欣然捐助共

倡成之經始於十年十二月畢工於十一年之二月顯
敞輝映來燕來寧願記之以毋忘曹侯之德且使後來
知祠三賢之所以始嗚呼梁公之事業與淵明之隱約
異東坡之議論又與梁公之事業異三賢所遇之時不
同所居之位不等所守之道不一而所存之心則未始
殊也古今忠賢一念所以建天地質神明者惟其心而
已其事與迹未論也淵明依稀歲月於今昔之交東坡
流落擯斥於言語之虛聞者為之感聳而興起也若梁

公以精忠至誠深謀遠計低徊於姦孽之間變悟於蕩
覆之後非其功有以開於前而遺於後則一時之回旋
何以觧千載之責備故君子不能違時而事之成否皆
天也當義熈之代而建梁公之業不為謝晦之同波則
與王曇首輩爭席而已方久視大足之間而宏東坡之
論前裴河東之覆轍後李昭德之殺機相踵也熈豈絡
聖時而效柴桑之為則龍門伊闕之隱華山豹谷之遯
相望於寂寥而竟何益也隱豈士之本心哉逢百年靡

興之會無一日朝燕之迹固無能為支厦之木聊自樂於在澗之槃必以為高則非所以訓也不有仕也孰任其難不有處也孰量而入三賢之事皆非所願而三賢之志皆不可以不存也梁公成功則天矣而淵明完晉宋間之高節東坡稱元祐之全人其參差一時模楷千古者豈可謂非天哉見不可而不知退知難而猶欲覬於行闇彭澤之風以之立身以之持己亦可以悟也事有屈而道信勢有曲而志遂尋梁公之迹以之事君以

之從政猶庶幾於有補也身可辱而論不可易名可毀而理不可誣咏儋州之遺烈與離騷爭光亦所謂顛沛造次必於是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賢侯之所以祠者豈不欲爲風化地哉予故反覆三賢之事使過祠下而讀斯文者有所發焉不但鋪張揚厲而已此則侯之所以教也侯字清卿方盛年有志事母孝爲政簡而廉其父兄皆嘗爲吾廬陵郡守貳有遺愛于有以知其政也大名總管其父也今提舉其兄也

士大夫稱侯曰水心云則正佳士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門人祠成又二月孟夏二日丙申記

攸州蘭溪鄴侯祠記

唐貞元丞相鄴侯趙郡李公泌字長源少以奇童被明皇賞遇肅宗以為賓友代宗以為師保晚相德宗當猜疑之世榮名終始過於陸宣公其平生山林之願多於鐘鼎以白衣山人侍謀軍國非其志也中棲衡嶽能知懶殘而懶殘亦許以十年宰相當其隱約湘中彼乎此

乎衡陽南北往往有其迹焉以是古攸蘭溪之西北為龍隠山泉石清越地志載鄴侯嘗築室讀書於此代遷迹熄僧寺履之蘭溪之姜為著姓則敬好脩景行每懷清風而遡逸響會吴興陳無逸教茲州暇日經行以言感則敬會其心故址既局於勢不可得則於山西麓𠛬龍隱精舍祠之是公隱於是山也其猶龍耶於是大徳之戊申也爰自敘其始末請為精舍記曰晦庵歸來館意也使鄴侯遺迹如陶公醉石惟斯文之以也子既載

其伻圖然為鄴侯言而古今人才相業竊有感於予衷者亦不得不語於此也世率謂三代而下無王佐是則然矣抑事當論實上而非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也下而非三代之民也刑政賦歛兵財調度又非井田封建學校之舊也儻使禹臯夔稷伊傅周召生斯世也為斯相也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者之撰雖必有所不為抑信可以躋典謨而儕雅頌乎毋亦有所不行與不能也後之論人物者必以孔明為稱而孔明自比管樂則亦擬其

不能如唐虞之際也豈謂其資之不逮哉時不可也若鄰侯之遇同於蕭曹房杜而其事難其力倍於丙魏姚宋而其志苦予嘗論留侯於漢二荀於曹鄴侯於唐皆以才智致輔相而就睡之辭不待於香案之前者賢於文若之顛沛黄臺瓜辭之誦延英撫背之涕有不待於商山之狡獪鄴侯之所立豈不明白奇偉也哉而世猶以好神仙少之不其過矣乎夫身謀非世患也嗚呼皐夔當日讀何書之語無不以斯言為然雖然書有善用

不善用孰不讀書而書之誤人人之誤世者多矣鄭侯
善用者也予以斯言記斯祠鄭侯有靈其不以予亦稍
知其解乎哉而世道槩可感矣則敬篤學雅尚是役也
無所爲而興於善其風流志操可傳也已

松坡趙公祠堂記

公諱必單字景淵縣先世居天台父仕于吉沒官所因
家焉公以太平戶隨孟忠齋歸附授宣撫司參議旣李
武愍公平南上公除同知鬱林州事未上而卒此其故

居也方公之歸自太平也又宅卜宅公卒子幼復舊廬歸焉迺乙巳子又沒僅一孫煢然彊侵詭謀之不保公之婿劉蕘賀士貴謀曰何以存之使望者怠心則相與象公而祠之廳事刻於石而屬余為之文每憶先君子言往失父時與公相先後居相近舉當時扶匽紞髦孤苦特相似後來公成名筮仕以致歸而有園廬之樂嘗凄然幸彼此之皆能以有立而亦不虞其夢之短也公之平生成弟姪不少畢其婚嫁營其生理剖分不腆而

食之其望之後人者何如儻并此而不能保有人心者其將忍乎則魂魄如有憾矣嗟夫祠之道各有所為起也有畏而祠者神而明之是也有愛之而祠者盛德至善不能忘是也有哀思而祠者思其人而不可見是也是祠之所為作又不獨哀思而已且藉之以慰其平生之勤九京之如有所不釋則凡名為人者其忍廢之哉是以義起者也廢是者為不義矣何所獨無芳草兮又何懷乎故寓所為惓惓於此者亦無所而寓其情也昔

東坡拾佛畫板以人守以鬼守而不可慨然曰取此者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坡語以廣明鉅猾待夫人則過矣而人事之感誠有所不可知者也公鬚髯鬚戟張目光炯然計其精神未嘗可死也然則是祠也必與之俱存也矣

文氏祠堂記

廬陵富川文氏繇丞相信國公與廣西宣慰公同年第榮名穹爵於今逾四十年寵褒三世胙土啓封品秩並

崇皆宜立廟丞相懷欲建而不遑及宣慰營垂集而未底成惟嗣子尚志於先廬之不易繼遺構而有光即宅東為祠堂既稽古禮蒐舊儀飾庭寓崇閎閎嚴嚴翼翼特阿别雉閣門疏敞墁地肆展曲欄回環兩序六室左以藏手澤以宿祔主以與享外氏右以藏遺書以緘祭器以貯遺衣進為拜庭兩階以登重户有伍四世一堂五龕昈列右為太保邢國公邢國劉夫人次則太傅永國公永國鄧夫人永國劉夫人又次則太師魏國公華

齋先生魏國曾夫人然後為少保右丞相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焉然後為廣西宣慰文溪先生曾夫人焉既美成登饗尚志以書來曰是祠堂也不可以帚之記也先世之廬代生長其間中例録上官先宣慰初南歸引例辨之得不盡没至元丁亥官例斥賣諸名簿者贖而返之是屋也失而復得則先宣慰之以晚從廣西歸不遑它務枚數先祀之所宜舉伯氏之志之所未盡者歳自蝎成之祠堂其一也畫堵飾工而奄弃諸孤舉

扶治命猶惓惓焉重惟先世隱約有年而後顯爲二父
而二父之志獨在乎此君焄蒿悽愴洋洋如在思古人魂
䰟不忘語黽焉苫凷中以私力至於就緒然繇丞相言
之隆子貳宗也弟陞冢子也陞居清江以是不得不以
爲任四室而五龕以先宣慰祔永惟宗祀之不墜以至
於今脩祠舉祭燕及高曾其饎其勤非先宣慰不及此
揆情度義以妥以侑抑毋寧滋後人謂斯非禮子爲我
徵文獻折衷其宜記之以傳方來按家廟國典也寢堂

私祭也國典制於爵故品節以著恩私祭主於情故從宜以為禮祭非宗法不可行而宗法之廢二千年於此先儒亦謂古諸侯大夫世有爵禄土田故有大小宗主祭傳重之義朱氏則謂大宗不得行而下從於小宗廟雖國典所臨制然漢以來廢不講唐雖復其名而不與其實後來慶歴舉行竟無立者一時諸老謂必如三代世冢嫡封國邑墜典無可復之期董文潞公倣唐杜氏立一廟河南亦以制未備謂之私廟則夫廟之制祭之

度揆於人之情而安者亦達於禮之意而不悖者也若稽典考之則亦有可徵者矣兄弟同居則合享者政和禮之廟制也兄弟共祭依叔伯次第設位祝文各以其嗣為主板位亦如初者范氏之家儀也則一世而二龕非禮之訾也宗兄宗弟宗子他在使介子執事者古禮也宗子仕或遠適支子做此而祭者藍田呂氏說也則小宗而任宗事亦非禮之訾也至哉宋莒公之議也曰古今異儀夫建宗祏敘昭穆所以為孝雖有過差是過

於為孝而不為者是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也不亦惑乎溫公之記潞公家廟也曰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呂與叔之為祭法也曰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乎為子兄弟之没也祭必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事其父非義也禮不得申則祔廟亦何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也夫夫也皆習於禮者也於是文氏之廟合夫則為之記曰禮以義起事以情稱廟何為而作也所以報本也報本莫著於事業若乃盡節於存亡廢興之間全宗於死生

絕續之會以一身為本自得姓以來復由我而後有宗則宗不得以常法論祭何為而重也所以寧親也寧親莫先於孝弟生而同出也第而同年也仕而同志也沒而此乎托也至於祭歧而二之別而不會非孝弟意也非親之所以安也非神之所以寧也覩損益於會通之中酌闕文於曠佚之後既其事也前無古於其禮也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則祭固不得以常誼拘夫禮之不行也勢不可也勢所為不可者情之所不安也事有闕於

倫紀之大者惟揆之於人心而安禮有變於古今之常者惟引之於大義而合禮不云乎夫固各有當也將孫之先人交丞相兄弟為厚蓋嘗與江西幕議又為尚志記春暉之堂不肖夤緣於二公間皆嘗有知巳之言故於尚志之請不敢辭則訂之古約之情講之文繼之聲為銘詩若世系名跡如昔廟碑之所以載烈象容者則二文公之所立表表東南是毋庸詳隆子尚志也陞遜志也尚志今以承事郎為龍興路寧州判辭曰文武之

德嵩降甫申千年廬陵魁彥一門龍首鰲頭衮衣繡裳
一門之昌一郡之光虹輝劍氣朔雪南雲一身之逢一
代之榮維宣慰公虎應龍從伯也命我式全其宗追藩
作侯分鉞宣威承明侍從異代同輝山川無福黔庶無
祿國無信公永媿科目歸廬甑墮拯溺淵墜家非宣慰
忠有不祀筵室洋洋劍履我我孝子有子忠臣有家兄
先弟後先祖燕喜孝子之家忠臣之子非孝莫祭非忠
莫傳歲時觴豆來齊來觀天知盛德神閔忠孝勿替引

之以祀以教

孝睦庵記

吉文新淦之境曰界山其顯者稱王氏近年日盛昆弟肅穆堦庭森秀奉其家君怡怡後先升其堂者難其雍熙之軌可誦而傳一日以其先母彭夫人之庵記請曰痛哉吾母之早世也當垂歿時呼諸子教之曰孝順去之二十五年而未始忘墓再遷庵亦再起名以孝睦著不忘也願有以記之俾子若孫毋忘如今日余嘆且羨

曰孝未有不睦也睦何為也孝之終也夫非為兄弟而睦也乃所以為孝也仰高俯厚四方上下無所用吾情乎吾親猶幸而鴈行之相望安得而不致其睦也霜露既濡哀哀中野思他人顧影之無儔而我乃棣華之交映安得而不圖其睦也人惟以一人之身分而視為異體故疏親而親疏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然有弟而兄啼矣長我育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不知孝之當盡然孝於所自出孝於所不容已及兄弟

之際則有癢痾之不相關而情卹之容可已者矣夫非
厚薄之異趣也惟其心以孝與弟為二而不念親之遺
體兄弟與我為一也嗚呼孝者本於天地尊於綱常所
以載天理植民彛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而世之君
子或一舉足而失之彼殆謂吾之所以為人子者大端
已正大本已立手足之不齊也如指之不能以一律形
體之爾汝也如面之不可以一類烝烝而愉愉固可謂
美事倘貌同而心異亦無損於大節也然兄弟者誰之

所自出乎吾親之身體髮膚也栝棬猶有所不忍起處笑語猶將思之顧𨓦岐嶷子而不哀食紾臂而不恤則是承顏膝下之日已抱臺瓜不摘之怨分梨讓棗之笑中懷閱牆操戈之思所以敬養盡歡於生前哭泣擗踊於身後者特偽焉而已盍亦反而思之吾有子其有不愛者乎吾愛吾子吾親當亦愛其子也忘之不知而禮以為孝蓋往往而是也復有利害之相切甚其惡以及其親竟毒于及泉之誓者且不顧也愛憎之相軋疑於

迹以蓄於恨事廹於懼選之旣者猶將極之也于是華門圭竇有子臧季札之節而富家世室類多本初景升之豚犬矣古語有之多男多懼又曰多藏為子孫累嗚呼吾論世道人情至此不自知其心之傷也夫睦乃所以為孝而人不之知也孝無已睦亦未有已也吾兄弟今也思不忘其親以為孝而睦焉吾子又不忘我之睦兄弟者而於其兄弟睦焉為兄弟者世未有涯也是睦未有已興亦未有已也念哉王君先夫人之教盛哉王君

兄弟之以此名庵也昔晉臨沂王氏事母篤孝太保光祿二公如一人其後公侯數十世天之於孝睦深念之矣吾舉當家盛事以記此庵嗟爾後之人無忘而諸父之志此庵始作於杜園戊寅十一月遷鸛藪阡又二十年戊戌復建於塋右彭夫人梅友貢士之妃名泰孫五丈夫子長君文采論議與諸季子姪相高孝睦之澤方興者如此

盱趙氏三庵記

盱常庵趙氏以清介才賢起進士登從班尹京兆其行事功狀見先君須溪先生所為誌定宇君承家繼志所以追遠厚終者無不竭其力常庵死而家無餘貲無田廬以遺其子定宇遭家旣於世變之後强力樹立旣窆上碑成建庵買田以守以祀以及於先人曾大母凡四阡三庵常庵葬南豐安化之黄山庵曰常清南徐人葬南城沙溪常庵為西廣經畧機宜事誌其壙言客路夢歴歴告身後事且謂為通神君掌女事庵曰常静常庵

死九年而後太夫人曾氏始即世年過九十名士曾自
庵之女婦德母儀為鄉邦師訓定宇為壙誌欲求銘名
公未果葬英德生母吳夫人墳右為南豐之軍港合而
庵之曰常清靜英德定宇曾祖使君也庵各有田命僧
若道尸其事廼合三庵命記於余其言則有可感者矣
定宇之言曰吾不幸閱世蚤多見世態其負負不平者
殆不可語往時士大夫致身顯榮霜露蓼莪之感無所
以寓則飾屋廬買膏腴托之二氏者以致其無涯之思

閭進位二府得賜功德寺亦或赤手白地建立如叢林規所托於彼者茫茫何許而安居而飽食而聚徒引翼縱不任德亦何怨者代衰世易或乃更為累陵轢其子孫盡去其籍客主倒植白骨且不保焉雖報不及此吾歷變多懼渺焉遐思若今昔之故未有不以為戒也然吾將奚托子孫分而墳墓遠吾陵谷之憂有切於所戒者矣彼負人者固無可奈何要亦豈無可托抑來者賢不肖不可知也儻且有不忍負者未必不藉是以存無

已則為之防通三庵為一記庵各具一石復刻其一藏於家是三庵之守未必無一人有人心者也俾我後之人有所質責格禁或庶幾焉余蓋俯仰悲傷於定宇之用心古語有之自三以往巧歷不能知也雖然可知也盛衰反復之變皆物理所有惟知者事制而曲防明者見微而知著夫道以清靜為宗至於常則無為無所事矣清靜之至也然無不生於無而生於有吾見世之欲無事者類多事生焉亦必有以待於無事而後可及於

無為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闔之必固闢之惟翕張闔闢足以周事物之變而後清靜者可常豈獨是庵也哉定宇之為茲慮也密矣然則其常可知也東坡為老泉捨吳道子畫板以追福其言慮佛者之不能保以力守以世守以鬼守皆不可則慨然曰凡吾所以捨者為先君捨也其誰非人子其誰忍取之夫區區之畫板而其辭若此不自知其過也吾取以記此庵也實宜嗚呼彼為二氏之徒者亦獨非父母之身哉佛之所以

為佛道之所以為道者以其平也使其不平者過於世諦蒼蒼而下視也其謂斯何夫定宇之心若矣來者尚其念曰誰非人子

項氏旌表記

皇慶元年江西行省咨上中書言吉安路龍泉縣項振宗以家財新起縣學廟舍咸備府憲覆實如章宜議所以旌表之者中書下部議還報行省所言實餙所司旌表門閭於是龍泉縣官崇閥閱其家扁曰朝省旌表義

士項振宗門閭先是學燬於兵僅一殿簡陋甚朔望具
文歴十年無過而問者會府推官程侯以公事行縣周
還嘅嘆顧學計弗支官又安所取餘察一時勇於義而
才足以用其力者無如兩浙鹽司表步場司丞如常項
君即而語焉如觸於其心一言而興任之自門徂堂棟
榱一新殿更其舊軒敞高明長廊深靜庖湢悉具旁為
米廩及校官之廬既又斅學租所入迺疆迺理登載簿
正使永勿壞費不可數計既美成坐息饌飲之器悉備

蓋皇慶戊申也去旌表之三年肖如常遺像於明倫堂右佩衿肴舊咏思之不能忘其尊宿張其康其謂是旌表之顯寵者修泮之績也願記之於祠來者使有考焉予受言不敢辭嗚呼旌表古制也自式閭以來其所以善善而勸在於爵賞之表而繫人心之景仰者未見其有若斯表者也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宇宙間之植立能使其風聲愈久而愈新愈遠而猶傳者非樹之不至此政之所謂教風之所謂化豈有他哉因其人之善

而表之樹之使過其下者問知其故咨嗟而太息世有
盡而聲無涯雖百年之遠數世之後猶為之感發而興起
寧惟移風易俗之嘉賴雖吾聖人之教所以行萬世而
揭日月者皆樹之以聲者如此也此所謂風也夫表閭
有以孝節者一人所自盡其分也有以賑貸者一時之
所賴以濟也其有以脩學褒者乎財易捐也捐之得其
所者難善可能也善之充其類者少他之好義旌者其
有以義士稱者乎沛然而為斯文之光增吾道之重非

以求名非以徼利是非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乎魯侯之脩泮也著於頌文翁之建學也祠於蜀彼有教化之責於土地者也猶且頌之祠之不能以自已况責之所不及以一人一家之力而成之者乎則記是也豈獨載其美而著其榮以為閭里之美談雲仍之嘉話哉思慕之而如甘棠封殖之以毋忘角弓所為興仁義化民成俗者知有勸也人亦孰不欲為善使來者知所勉則其勸者在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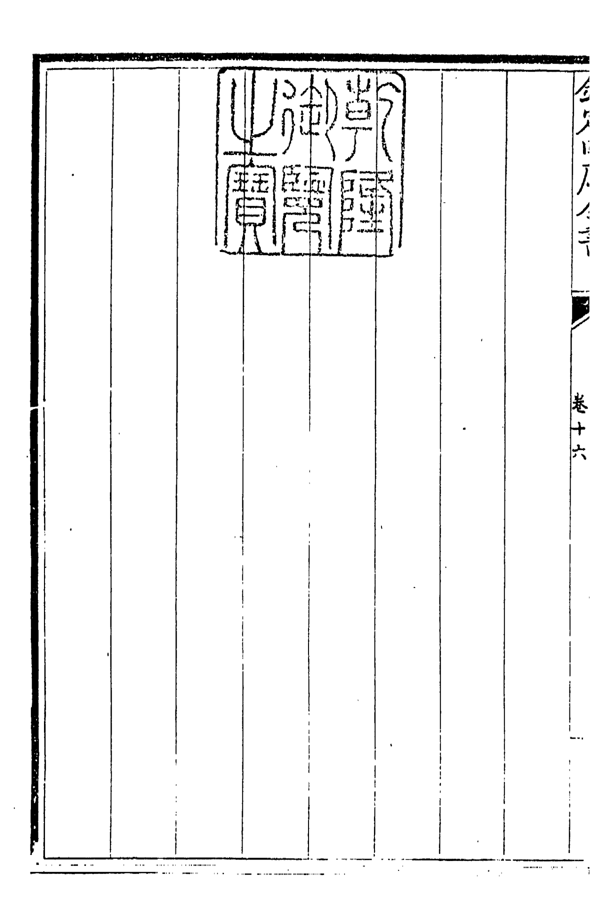
王司獄去思記

國家甚詳刑而尤慎獄罪未有端不得輕繫雖即獄錮鉅猾首惡猶日給食暑命浴寒料薪以至衣絮各有程凡所以惜民命廣好生也司獄建官得伸枉滯又在護視囚徒外然類以職地冷循故事慎毋害止若太原王天輔之為吉司獄者前是未之有也吉一路統四州縣囚視他路再三倍貧無倚仰食者幾半他時囚入獄具無家籍上府暨准支下非數日不辦廩陳粟每升舂得

八合為二膳何足以飽前政劉司獄鎔則既與屬吏趙良考驗因所為不飽狀明白捐己俸率邦之吏若士聚薄少得中統鈔以貫計五百八十有二買負郭田鄉斛計者一十八石三斗折九石一斗五升官隸為業以周所不及茲天輔之來也益充而為之寧俸不足必不使缺食至聚市瀋汁豉滋味楮衾莞席如制寒暑櫛沐以時不幸病親督視醫必不瘐枉間寃滯汲汲申理廷爭觸上官怒不憚又用餘力因故寓為新廨嚴嚴翼翼明

潔顯敞下逮獄户方增置田謀永利未已而以父艱報即日解官請去雖近制可以不去必不肯但已因如失慈父母官吏彊留之不顧也則以其去思之愛請記於壁以勸後之人嗟乎古之君子未有不盡心於兹獄也有飲食休沐視如家者有謹視全活因自謂不寃者有感恩伏法猶為獄官誦佛者不必皆縱繫囚復歸為竒然後立名也宿留未决之間朝夕饑寒之廹有不可頃刻忍者矣彼治獄無寃民者勢不得以縱舍分别之也

新廨所圖壁有唐宋平反事觀者亦可以動心矣此其陰德不過之哉昔人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無憾以其施於一獄猶爾則推而聽訟論决其有不盡心以求其生者乎世固有匿哀而求榮誕自觧無不有説聞天輔之風得不愧哉一記而三善備不但去思之可紀而已其可不書天輔名懋德階進義久在省闥儀觀偉然而明練篤實蓋有用材也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吾齋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鐘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養吾齋集卷十七

元 劉將孫 撰

記三

西峯寶龍祥符禪寺重脩記

廬陵城中諸禪現大神通道場者西峯第一西峯之盛繇定光古佛古佛之得道繇圜淨禪師圜淨則西峯之第六世也今法堂題古佛綠處以此然郡士民與四方皆知事定光請藥藥現五色異采祈嗣悉應禱雨暘雨

睗若而圜淨乃未有談者則其心本以神通為不必為也蓋圜淨禪師雲豁姓曾氏吉之永和人為青源派雲門嫡孫當宋祥符間以道德著聞名對契指入定御園定陵賜詩還山改寺名祥符寺在唐曰寶龍其先曰經藏最古定光之辭去也圜淨曰留福德鎮山門以是西巖雖盛於臨汀而靈異尤著於廬陵與仰山等方寺盛時每歲孟春六日人皆袨服車徒波騰塵沸十里爭道環為園林遊娛炫麗地主遨頭歌衢擊壤耳喧目奪忽

轉禪林喬木如雲高堂法坐風幡肅然雖接跡至至入門意消稽首足尊生平何行未有不俯仰自失也代遷跡熄過卒野屯園毀林童遽落烟莽寺適無主漂摇僅存逃戍盜兵暮夜竊發邱墟相望寺在横衝前兵後收卷侵細掠僅存靈柱總管耐軒周公天驥顧之惻然不寧廢墜是為咨諏列禪求僧補處公論以惟珍選珍蚤歲包笠徧叅諸方覩是傾頽宏大誓願入山蕭條坐無穩處襟風屨雨空手談河首闢樵牧稍減蹂踐與强貴

勢爭古佛手所種道松工徒鋸集東西身蔽幸乃得完
迺縮衣食迺廣施緣不避囏勤不憚寒暑寸收尺拾小
因大控公無妄費私無餘蓄衣麤食糲戴星踏月如是
者三十餘年縣門達堂鼎新越舊宗風法席煒煒煌煌
佛殿尊嚴法堂重閣僧會宏宇寶藏新輪古佛殿祠深
靚環拱僧寮方丈瀟洒不塵廊廡改敞山門增高補松
種樹像設金碧制器備用既美既完施田日增度徒歳
廣其餘力者為太平橋厥自至元丙子以及大德丙午

西峯新寺無處不新無物不備無大檀那無沛入積而皆珍公一力所就爰以世契屬予記之予惟先君子須溪先生之生實禱於西峯而夢記予責也乃不敢辭夫佛以不住為功德而以無所住為法功德之與法異矣而其道則一也人情類以功德為功德故功德未有已而心先住若不住於功德即此心無所因而生無因而生則無因而住吾心無住功德亦無住所以佛說無所住而生其心而歸於不住布施為功德是非功德語也嗟

夫忉利兜率非業力之所成人天小果視塔廟若無有此其故何哉以為功德則無功德心有所住則施亦有住也吾覯師之入西峯也豈有利之之心哉方其荒寒滿目經營慘澹於不容已東支西傾住不可住完舊復新新且倍舊非繇力鉅豫計畫堵如月初生漸滿故昔之蕭然者無不足今之澹然者常如昨也然人事之殊時歲月之異世則可感矣師惟以不住為心不以寺為功德寺雖大備予以記成而此不住本無所住古佛有

云賸之以中師歷江浙五山禪宗爐鞴最後嗣杭州淨慈古田垕禪師人稱之曰石澗篤實文采今年方七十余前為南巖記新均慶今又得執筆叙新西峯寧非所謂因緣者與又何幸也

汀州路南安巖均慶禪寺脩造記

天下名山類皆諸佛祖師修行處其初無不荆榛泉石人迹斷絶一經缾錫宴坐徘徊從是建道場闢諸方鉅麗如忉利兜率其間成壞住歇人事無不有而旋踵湧

現貴勢豪倨疆力精悍生死不敢忤視下至萬石家節縮銖寸或生計僅足衣食無少豐子孫且勿念見見聞聞奔赴樂施如恐後還視舊觀愈偉此豈可以智力疆而言語勸哉乃其心誠悅服以為世間者皆身外物各自竭以自為則亦以佛之為教托於世諦而無求於世舍所難舍雖身亦空有以觸人心於亹亹也佛於度世出世無不以為時節因緣夫因緣未契雖天地且不能使山川遇而況於人乎往予客授臨汀大德癸卯有旨

誦經環一郡六邑惟南嶽均慶禪寺定光古佛道場有
新藏於是陪府公涖焉貝葉新翻列函嚴整寶輪炫耀
棟宇高深龍蛇通靈護持顯赫長老興公為予言皆郡
人寧化柳楊印空長者佘應祖專力所予於是心識之
矣又後六年興公書來光澤曰新均慶則予昔者記之
矣吾所感印空者不止此大雄寶殿古佛巖屋皆其力
也又買田如干入之寺其同里士曾景文復興雨華堂
連州同知權梅州事熊進義福葦石夷道梵通廣橋鼎

建三門偉特宏壯寺僧元悟志崇化於汀梅循惠聚少
分多成就阿羅漢閣莊嚴五百尊像以及僧堂衆寮雲
會齋厨所未備具無不完美圓通聳閣摩利分天開井
泉甘湧滄供汲逾萬不竭古佛舊碓重建雷車以給水
舂創立三塔普結後果主張是者邵汀萬户顯武清徽
劉公源汀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伊遜都武德僧録輦
真李大師也綱維是者千户俄羅斯武義范武畧必勝
鎮撫提領案牘胡堅也諸叅畬蕃百夫長化營伍運木

石又其次也劉公則始終是而為力勤矣自初入山廣東宣慰副使朝列薛公梅州僧正陳樂山武平總管黄昭信偕劉公舉馬以元貞初元正月八日開堂次春正六日劉公首率倡度十僧以興均慶其為我詳著之毋憚煩予惟記事寧覈與公之縷縷也亦惟是虛空建立卓卓如此感之於心故欲傳之於我柰何其肆於文而濶於實予亦安得而不言之長也抑予聞古德有云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

性窮億刼事而不能化道無緣美哉言乎時節因緣如是如是南巖得公與得諸公重凡施於此者又適遇於斯會自古佛成道而後又三百餘年而為此緣往者遠矣來者又孰得與於斯也予以讚嘆為佛事而列名茲碑者其心固無望於厚報也而施之緣與時之合豈不足以自慰矣夫而功德在所不必校矣

玉笥山承天宮新建鐘樓記

道宮之在東南者玉山最古天降玉梁肇開漢茂陵時

宫殿樓觀計二千年間所閱多矣廼延祐之新鐘樓清江二劉君所成也其先人清逸處士昔者於山中還往後没葬水西望玆山一舍弟兄歲時展省必徘徊焉永念再世之遊從而二親之墳墓皆密邇乎此會宫門多興葺而鐘樓宜建於是悉力叶言度山選材掄匠賦工畫宫經制涓剛歷吉鼎來輻輳壯麗有加翬飛出林環為偉觀神仙勝境簷牙入雲大聲發鯨神靈歡喜念諧傳夸是大功德遠求作記刻之堅珉以垂方來以無忘

益大悲嗟乎聲之在宇宙間也至矣天之所以為天鼓萬物之動者聲也莫神於風莫妙於雷霆而鍾也實叅之凡聲之不風雷若者自下者不能以騰上而風之號雷之震皆自高而臨下故怒萬竅而驚百里鍾因縣而後聲者也非虛不足以傳况閣之大空之中撞之百尺之上其動天地而感鬼神者固有造化之不可測者矣運宇宙者氣也氣之神為聲聲之託也於人為璧於物也惟鍾為大是樓也又載之霄漢而升明章幽贊真通

合神謍一世之聾瞶發九地之陰潛則建之之殊特成之之利益福昭昭而資㝠㝠者豈但一時之鉅麗可鋪張紀載也哉鏗鍧鞺鞳因名山而升中天縹緲虛無通蓬萊而遡閶闔高霛顧歆在雲雨之半人天出入正昏曉之中茲山茲樓高明美大孰不為力力之遂其宜者寡孰不為施施之得其所者難子之樂為記也以此莊周氏以吹萬不同為籟之天林木為籟之地比竹為籟之人夫比竹亦小矣若鐘之叩即鳴𧦬呌于喁何止

於調刁而樂之出虛不知其所使人籟則無以加鐘矣雖謂之天可也或曰其命於人也亦叱竹已噫天非人不同

吉水玉華觀記

江西山高聳處往往祀華蓋稱華山吉水有中華為四方望走視太華埒近年復興玉華號福地在中華西同水鄉南嶺之近栖隱原中其地峰巒廻環百里一息俯視支壠表特而獨尊其勢外高中平望之超然就之坦

然如玉桃然其遺跡晉王真人嘗學道於此猶存雩壇仙石有天仙感遇之會樵隱錄云其應唐元和間旱九鯉應禱山下令為九龍象時有鶴翔三日不去或見老人如六十年期比至元丙戌丁亥如期禱旱雨如元和傳聞復禱疫癘應如救旱縣是雲物異焉天燈爍焉父老欲建壇其處衆讙趍之山近為馬驛朝馳夕秣公私尤欲以祈福廼象玉枕名玉華廼表三仙廼奉三官廼祀上真請於宗門錫名玉華福地紫宸元壇前府尹耐軒

周公倡主之吾先君子須溪先生題辭相之郴陽總管養晦謝侯與府長貳及行省都鎮撫交贊之崇閣嚴殿門廡道堂悉備像設威儀完具整麗皆出里人羅氏父子之力道士某實開山請記則為玉華記曰夫至尊者天也物無足以名言之曰玉清曰玉帝曰玉京曰玉樓玉亦物耳而必玉之何居玉者生於山韞於石皇皇高明亦何假於是區區者哉毋亦物之為玉亦如人之成仙脫於類萃而遊高明比物象德非玉不足以為喻也仙

者誰為之毋乃其人也人者又孰生之耶天與人隱顯為一氣神與仙變化皆一人於其事不於其迹論其似不論其名天地人為三才天地水為三官神而明之浮邱王郭為三仙玄之玄為北方之真武庸詎知其初三者本一也一者為三而三未有已也俱不可知者也猶兹山之為玉華也自開闢以來而有此山山之為靈也久矣及兹而顯顯而與中華太華鼎峙而爭高山未有異也玉之媲於天上也與玉之隱於地中也亦若是矣

高而天也化而仙也神而通也亦不能不在人間也亦不得不與人事也請而余答也感而余應也竭而奉之亦何事乎此也顧而福之若相與爲亡涯也倘非是人者蒼蒼冥冥亦安所爲哉繇是言之地上者皆天也嘗試夜中而朝星斗離離如在山下月明流空萬籟俱息怳然對越所謂玉華者非此也耶

安福州北真觀三元閣記

寓宙之大可一言而盡者天地水而已日月星宿風雲

雷雨無非天也四嶽三塗嵩高太室無非地也江河淮濟九湖八海無非水也夫固有司之者而況其凡乎秩羣祀而覲於正大若三元者可以建而不悖矣自開闢來與生俱生豈比於援而神之云云號而人之某某若鴻濛溟涬云爾哉雖太微玉清欝羅蔚藍道言之所以妙而未有若取之俯仰而已足也嗚呼曷其柰何不敬古安成郡南道宫之有名者稱北真若昔海陵徐神公之所嘗遊青山前屏江水面帶平疇古岸喬木宿雲入

門左折浮動翬飛旁挾鐘樓對映道藏者三元閣也閣起大德戊戌前瑞州路道判月山歐陽至真實倡成之至真掌教數城無領名山蕭然如初得銖積寸還奉昭事首建是閣言便禱祈見聞懽贊岧嶤虛明平步樹杪低昂獻狀金翠麗暉象服煒煌旌旛婀娜旋蟲夾縣浮空動碧香風繞簷神具燕喜里善士王鼎孫施其財像飾辰具沛然成之至真又連閣為樓七間棟宇方由是一新永惟斯役鉅矣然觀興百七十年僅紹興澹庵胡

忠簡公一碑曰余過之宿閣下去遂得聞剏建本末次第許之記而王相霖以斯文碑具謹待刻余寤寐北真久矣往有朱道士善告斗如斗與言今又與歐陽游清真簡素宜北真之方輿也仙好樓居天人感遇往來一氣儻所謂神仙者如徐之不死清風明月其精神浮動依秉回合必當在是間而況三元之不遠人哉羣黎日用覆載生息而不知悟故皇皇臨之為近茲固教之不容以已也夫余受言記最惟贊歎之不足復長言之月

山本儒家子今為崇正冲妙靈遠法師領洞虛提點事是觀開山與神公遊者為歐陽日珣今再興復歐陽信不偶哉其詞曰

北真左閣飛巖巖千山兩峰高青嶢清江一環平縱衡烟樹蓊蔚松桂杉晴波平疇微風含慶霄雲低空明涵太虛圓鏡水月鑑寶暉夜騰仙藏函真游聯翩降塵凡俯視高敞神惠監鐘清皷肅龍回翚地靈山君雜遝儳海陵仙祐和颷颿三府啟事臣奏緘皇靈烱烱宸聰諴

林端縹緲旗斿繆屏除庚甲質矯譊尊氣肅穆氛厲芟
屢豐顓同岐分蘄梵行道景風颯颯陰陽無沴星無攙
多男壽富周徧咸

沂濱道院記

天地間樂事一也學問議論有同異情性趣悟無古今
夫子之川上曾點之浴沂莊周之濠濮誦其書聞其語
悠然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有樂意夫豈獨有取於水
哉善觀物者觀於動天地之妙亦於動乎候之而動之

足以鼓舞變化未有若水也今言浴沂者如有聞於川上而濠濮間趣必其異於浴沂是何一笑之樂未易得而適然之趣乃多事至此即吾欲抗濮於沂疑或齊莊於孔吾且以浴沂言之莫春時服少長浴罷休於嘉樹詠歌而歸雖不自以為樂而聞者尤以為喜也此其襟懷光霽與風日俱麗夫子安得而不與之惟夫子喟然而歎與之之决來者不敢措一辭然猶或謂狂者之事與川上之樂不得並而川上之學問又有不睹不聞之

工夫焉夫如是宜濠濮之不可同日語也川上者不可知已沂水之趣豈伊異人而二千年間流連光景狂嬉酣舞豈不十倍當日而没没無稱重可歎也景與人不相入人與趣不相待天高地下佳時美景乃任萬物各自得於其間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而人者乃無足以得其得亦有矯然而思爽然而悟者乎而言非不習也論非不明也主吾道而卻異端無不辨也而其所以失之者亦在此矣吾嘗浩歎於此而無所於發乃以記沂濱

道院云道院在永豐邑南之濠上曾氏平翁自城遷居而始築之前闢一區花竹高下起臺接榭俯瞰清池蓮柳夾植綠陰清香書暇興來花時月夕弟昆親友觴詠從容館拓名流不但教子老成才俊文墨傾倒地近屋東跬步可涉扁以沂濵志家學也宛轉徵記以貽嘉話予蓋想像如至是間夫舞雩之沂去我遠矣其趣予能知之而亦不能得於言也今之沂濵與我相望其境予既言之矣而言亦不可得而盡也平翁之為此必有得

於此矣而亦不容言也遊於此者以予言發之豈不俛仰而會心感賞而在目然欲言之而亦不能得也或又曰亦有一言而可以得諸形容者乎余曰平翁藝兼書易試憲臺疊選分教典江待銓行省力非有餘乃志尚獨在此尤可稱

霖巖道院玉皇銅像記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後無一息不如見上帝者焉小心毋貳齋戒沐浴如睹其睠顧如聞其言謂如知其喜

怒豈惟志氣清明者與之為一昭昭之多非戴盆無不望天天豈止蒼蒼者耶則有主之者矣皇皇乎國之必有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長也天地萬物父母此父母之父母也乾為天為君此則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章也雲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陰陽寒暑之所以時也雷霆風雨之所以令也元會運世之所以推也凡仙佛神明之出於人者皆其子也其言語文字而謂之道者皆其秕也而譾焉者自私以為寺胑焉者創奇以為博不

亦醽雞之覆而川灌之歟哉乃世人之所為事徼福於

璽威者徒知禱與而媚竈效璽於禨祥者往往祀海而忘

河不知巍巍蕩蕩仰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

之所自出其簡簡穰穰者豈塊土之賜而膚寸之澤哉

吾為霖巖道院記玉皇銅像嘉其知本樂其能事帝故

論天於元氣之始尊帝於開闢之先而壹不敢以人間

意者意之也介廬陵太和間匡山之下霖巖道院者至

元癸巳曽氏所建也霖巖云者作霖父之所自號也霖

巖壯志軒豁灑然方內外遠視高舉於所居對萬松岡施田造屋仙山幽雅梅溪縈環茂林掩靄中事天帝旁為先祠其不他取名而曰霖巖云者所以志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與為不朽令其中子以立夫婦令治氏範銅為玉皇像天師真君侍不惟以承霖巖之志輔之冀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綿綿延延者於此乎在而住持道士明遠大師羅以莊捐己所藏鑄為爐瓶以奉上帝從慂圓滿盛大之觀以莊具石請記垂之永久夫至不

息者天也不息則久久則大道院之始也至今而盛緜其所以盛則子之能子而居是間者之能其事也因今之盛而繼之以不息後之嗣羅者皆能以羅之心為心其久且大者且與魯氏為無窮則道院常如新也人事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與天而同流則其事雖日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實者明其所以事帝又以事之可新者望於方來觀者皆可以興也則斯言也豈但記成觀美已哉霖巖諱良孺以立名聞禮婦劉氏嘉

則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鑄像是日記

南劒路芹山福地新建門記

大德十一年秋八月集賢侍讀學士河東圓嶠李公秉傳赴南劒次西芹道見芹山福地之門問而知為伏虎禪師道場即灑然如有宿契默念詰朝當往即祠庭潛通感悟神交緣合未見既見自是閔雨禱晴言發輙應再閱月而縣門遷殿輪奐新美塗椿者吏橋圯者崇嚴翼翼環山映谷乃十一月二日揭扁告成公率僚屬

涖之光澤簿廬陵劉某適部餫三山還公命共載通達
為芹山福地中路小憩為亭曰塵外橋曰通惠及門重
樓之上揭伏虎道場殿曰慈蔭之殿升殿右折巖竇泓
泉昔名顯聖以惠泉易之旁護法神祠橋亭曰景福皆公
大書新扁嚴重飛躍使山水坐增清暉父老懽舞持盃
擁馬拜獻公壽公顧曰新門也未有記屬筆於子焉惟
是初筮為劍文學往來祠下日久何幸得以筆墨鋪敘
托公於不朽罔敢以蕪賤辭按慈蔭通濟顯應惠利大

師本葉氏法名慧寛汀州寧化人在南唐宋初聞道成於長汀化被於劒津而祀尤盛於西芹其成佛在定光前所至與定光並祀西芹去劒城二十里舊名虎歷居民畏虎一日有僧過之自言使我得結庵於此虎當不害一道者隨之轉山三里許曰小芹築草庵焉實宋淳化甲午基地之日土中得石爲一窪製如天成鷲異希有虎爰屏迹而僧不復見物色求之徵於臨汀始悟爲化身之所顯幻乃追省得爲之日則二月二十八日也

於是歳以此日奉石鳥設齋闔境蠲潔毋或不清魚鰕
網絶塗旅以戒殿故依山屋老弗理公一至而鼎新之
百年所未有也或曰公之誠之緣之契故其應若是是
則然矣而未達也盡大地皆佛身者非幻語也人惟不
知虚空之皆實故以佛為空而以事若物者為實然所
謂實之成毁去來無不歸於虚空而空長存則是空者
實乎虚乎世之所共傳以為實者無可感而空必應則
感之道端有在矣大地皆佛也吾身佛身也感其有不

應者乎感不知其所以感則應求於所不宜應及其不應也不咎感而咎應應豈負感哉太空無非氣愈空者愈實直心者為佛不直則不彰以為神又奇者由達者視之固其理之自然者也佛之道雖一而入者隨所悟故聲聞之間而文殊普賢觀音入道之門三者異焉出斯塗也入斯門也顧瞻棟寓之令昔而永歎我公賢侯應感之效隨觸隨悟其有思乎其但以為觀美矣乎公攸劍甫爾公宇一新又為文投牲祭黷淡灘鏼鐵湧字

納神於善有昌黎南海徙鱷風烈實西芹揭扁先一日云相是役者劒浦縣尹李祐督工農隙民不知勞叙佛事以宗者劒教林元甲里人前太學進士其父禱夢而生以靈感類也亦韋聯書之用昭大師之丕顯休貺

汴梁路棲雲觀記

全真教汴朝元宮為盛去宮數百步當城西北隅大寧坊迎秋門街左觀曰棲雲女冠居之皆祖重陽真人宮有姚翰林碑觀創於姬志真之徒李妙元妙元南宮人

父寛蚤没與母王氏俱入道中統癸亥至汴禮姬為師姬賜號文醇德懿知常真人棲雲則姬之師王所號也教行於汴則棲雲始然為朝元開山觀以棲雲名不忘其所以興也重陽六子棲雲父郝太古從邱長春遂為嗣祖棲雲之是似者姬與李志居徐志根也全真徒滿天下道派此為嫡觀繇妙元母子以起至元甲子知常名妙元毋曰守志授地三畒卓庵居之日闢以至為觀三十年間構前殿奉主元後堂祀列祖齋壇蔬圃悉備

監壇里域各爲祠又拓地十畝有奇去年余按事夷門妙元之徒李妙常具覯始末請記予行四方所遇名山勝景每攷論其初未有無其故也嘗遊西山見旌陽之教以孝道爲道慨然神仙之說亦必皆有自本自原者不但荒忽爲奇也若李之母子奮於孤孑喘息相倚不苟附託周旋澹泊經營節縮以有棟宇傳之後來迹其事師服勤之初心豈希覬於度世成仙者哉母子至情也孝節一理也即其不忍於棄捐天下念之矣東坡謂

無仙則已有則非斯人誰宜為仙未易言也予獨本其初諒其志而棲雲為可傳矣韓昌黎賦謝自然詩為吾徒者喜誦之然昌黎正惜其棄父母絶影響而離世之所托倘非所謂仙則不得其所歸斯毋斯女一念之立於人間者若此仁人君子且隱然有動於心者何悖於世教倫紀而何忍靳之吾之記雲棲以此觀成於甲申是年記

吉州路永和重修輔順新宫記

廬陵四境神廟封爵寵靈赫奕未有若永和輔順之祠者自宋紹興五年賜廟額迄寶祐四年加王封極八字百五十年間繇侯而公公而王始二字增四以極美名上自王父母下逮妃若子又孫皆疏王爵崇顯號八八而並以及女姬子婦無不累加逾尊鈿軸綱袋高下襞積命圭袞服撥錫備儀計東南累朝貺賜隆重豈獨廬陵四境所未有雖嶽瀆外若此者幾無與儔厥惟王之水旱應禱神威震疊民之所不能忘而地靈人傑寓公

貴仕交請靖獻有以發一時之丕顯休命王本晉人姓匡氏與叔俱學道叔已仙去遺命王當為神匡山其廟食處也入宋避廟諱稱王山王仙云匡山在太和境王之遺體在焉而永和廟最盛前後制書皆下永和王仙廟而朝謁禱祈者皆之之近年尤著南北初境有逃卒挾衆窺城隙私謂得吉卜亟進不則此乎穴暨卜則吉乃覆於城近焚洗之旣他所當之則王詭以吉卜驅之也又有寇夜闖境見兵馬無數駭而走他日寇執實云

如是者不一雨暘時若不枚書也廟舊有後宮六六而
備廼壬午水壁壞禹頹里善士巽溪楊子賢既新臺門
及左右夾至後離宮便殿軒偉嚴翼戟衛馬御畫士顏
輝手自位置見稱絶筆復倡建新宮粵癸卯自為東掖
則集以衆力增庳拓隘高堅倍舊綺疏玲瓏金碧繚繞
選按宮體名手巧圖棊博琴瑟書冊繡牀寒温簾帷曉
粧午浴縵立匡坐絶態負姸弄嬌扶姹壺氷盤雪鮫綃
雲錦錯落瑰奇珊瑚交枝水精立石柘漿棠露捧侍待

宣金猊寶鴨籠衣香暖乍凉新燠蟬碧斷紅待月迎風襞裙動帶嚴粧待旦賜宴迎車遞宿倦扶弄簫記譜珠襦玉佩佳節稱觴綠樽翠杓閒奉斟酌極時物之芳菲情態之宛轉人間天上事完理極又分四時為四閣對奕蹴踘考圖閱籍奉天一笑清事日新回環寢宫燕娱曲折鈞天清都則不可知所謂南面王樂無過此者矣經始於大德且落成其費鉅工夥不可㑹巽溪求予記之予周還而歎曰往者不可及已備物典策昭示百世

其盛麗之奉若此者幽明不同崇高無二豈必其平生所嘗有哉神明之道類皆其德宜食其報不得極於生前者於是帝錫之而肸蠁格朝命之而璽威彰民烝嘗之而報事嚴雖極想像之工繪事之巧神之玩也猶人之觀也孰非幻也即所謂瓊臺玉室臨春結綺傾城絶世其與幾何亦有以異於圖畫間哉故化人之宮視中天之臺若絫蘇積塊而其遊者神遊而已曾未離乎所居則俯春宮而涉青雲者亦若是矣夫仙者無與於人

事神則不能不在人間王之志也本仙而其事則出於神凡世之所鋪張揚厲祀之所以閎大衍迤皆人間意也王則何事於斯而人之所以資於神神之所以惠夫人者槩可見矣運數推遷天有所不能違者也陰隲其間若私之二天者人之望豈有極哉余既歷紀其盛而折衷於理宮碑廟樂宜有聲詩復侑之以詞曰

蓬萊雲曉鳴珮環詔迎仙客匡之山龍車拱侍杳靄間

叔兮垂釣潭前灣雲中飛胡黤莫攀遺竿化竹青珊珊

帝命封建名山肦賜履接昣聯闠闤水旱疾疫銷阨囍

魑魅罔兩潛淫姦仙者忘世神恫瘝俯撫孫曾拯其孱

民戴朝錫森若班寵眷四世圭璧貢禕翟姬婦絲紵綸

美人列宮立望姍珠籠翠裹宮髻鬟鬒義曼鬋蜷曲鬘

清矑的皪睇美盼舞袖娜娟腰弓彎翳雲拽霧舒斑斕

明瑠組珮琮璜瑗鏗鐘搖簴琴瑟嫺棊博五白姣且儇

瑶環瑜珥扶抱扳桂風梅雪芳秉蔄鍊金香玉照指鐶

書雲換繡覘矕瞯王歡恣賞清燕憪娭娛婉孌樂未闌

下土忌怨惻遣患前驅鸞鳴後虎霧乗雲天門奏欲潜
皇覽閲度命由删運數雖爾寧哀矜還省三島遊芝闕
丁寧校籍悲塵寰永嘉而還數屢慳人生實難勿弃甞
毎朝懇欵如請閒世衰道喪非民頑紫雲浮空王駕還
列騎清道車班班東風靈雨泉流潺坐朝冠冕春仗閒
宫開樂作歌巧孅王顧一笑民懽顔千秋萬歳無後艱

江東鉛山州黄柏王道者靈應記

鉛山隷廣信郡昔邑今州南陬連閩萬山高深其名黄

柏坂者尤斗絶宋昭陵時有王道者名通世黄柏人其在母也母盧夢日光呑焉生而不葷酒辭父母以上有二兄奉養顧方之外以居始誦經天柱山家近時一歸省既親没遂入黄柏幽逺處傭林氏一二年入大六鋤山畦蔬蔬茂倍常青以奉人黄則自食有竊之者傷足惻然更織屨縣籬以給所居輙如雲氣覆之一日樵者過山中巖崖下聞異香梯緣而上則道者趺化巖中不知幾許日矣前留偈有佛法清淨孤燈明月語縣是里

中趙謁烝嘗之以巖阻僻舉之會聖庵為祠禱靡不應
里士祝鴻遇狀其實求記曰以所聞於祖父則昔紹定
庚寅汀寇鴟張且逼招討陳忠惠公檄叔祖應期守毛
青隘民益單弱他日寇望隘自驚走謂旗幟征鼓繞隘
蓋神云以所見則丙子間閩尚南守毛青巖備禦勢甚
張環饒信士夫巨室擁貲保險者集黃柏讙謂隘兵北
我必衝掠快意時前趙信州孟君偕同患諸公日禱道
者必曰吉咸恃以無恐已果然他水旱癘疫靈應常年

常事不勝舉願記之以昭方來予於是重有感矣今夫佛之為道若神通應現不以為極則事猶若未達一間以是名散聖謂其未至於化尚人間緣也抑宇宙間兵革水旱之故類運數之所不得已然豈造物意哉方其轇轕而未平亢鬱而未解五合六聚而不能以達者與我無異故冥冥之有神乃造物藉以斡旋其所不及與寄之人以濟世者同事如使恩焉而不顧號焉而不接豈惟失人望而已天地復奚以此為哉當時窘憂跼蹐

靡措幸而有所望走又非耳目間往復可考質直托之萬一以自解又幸而所報不誣如有相亦因是以不朽奈何乎如不聞以自為聖也嗚呼世率以汨無情者為高而漫不省者為化此民之所以無告而事之所以無奈何也何獨佛哉余推道者之顯異卓卓而著所感於此或者其有所觸也亦以宏道者之道云爾祝君篤實善士於所舉無濫辭至大辛亥三月戊戌記

超燕堂記

超燕堂在玉山爲佳處與承天俱興唐季始揭然以名稱入宋渡江茂穆二陵盛時堂中羽衣以數十琴書道術各有聲當世白玉蟾往來爲賦玉笥有此小蓬萊之詩其盛麗可想已然淳祐來頹圮欲盡堂空人去敗屋高寒惟雲隱蕭元悲以休亭後裔賭焉守之不忍去如是者幾三十年以待至元戊寅廼得烏江士族陳思欽爲之徒又久而度蕭之侄紹雲拮据經營至癸巳之臘復完舊堂爲新超燕前記有太博李應中求所爲碑亦

不復可得惟是修復之業勤矣請記超燕予反復其故慨然為之言曰老子不吾欺也世孰不志於榮觀哉方之内者毋論即方外本棄人間事者然金碧巍煌丹楹刻桷虬麟鬣角猶謂清都鈞天視之如絫蘇積塊猶誘曰以事天人宜爾即閒居一室稍廢不自理過者興盡固非以觀美而棟宇相望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使來者寂寂笑人哉故雖崇飾之而不為過也雖然燕處者不在是也所謂超然者在於物外而後得其所以燕者焉

昔者穆滿之遊於化人之居者蓋若是矣以其中天之
臺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而化人者猶庳之一日
執化人之袪而及其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其𮦀望之
者若屯雲既寤而所坐猶嚮處也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胏夫非禦寇之寓言也庸詎知夫神移之所睹非今
之坐忘而不屑者乎且夫榮觀者豈有極哉嘗試與子
想像而言之昔之神明通天金莖露盤以為一時之鉅
麗靡大而猶有存焉者乎金門玉堂珠璣瓊瑶洞駭心

目以為前千古之所未有而猶有傳焉者乎神霄玉清千門萬户出天入神以為後百世當復何如而大畧皆可睹已後者無前來者無繼此皆所謂榮觀者也而未悟也其時其人處于其間者由今視之不啻集飛蚊之睫而聚浮泡之沫曾不得朝夕之安而忽焉俱盡乃山中之漂摇世外之建立托於廢興之所不及而聽之盛衰之所固然比昔之趙燕雖一人守之而無不足今之趙燕自三以往至於萬且倍又倍昔而有宜然者也則

以其榮觀者無足以為之累也嗚呼孰非繼繼承承者
安得此吾以此記趙燕或者反復有省於老子言

養吾齋集卷十八

元 劉將孫 撰

記四

真定鄭侯德政碑記

士大夫奉命出使未有如按獄慮囚之為快也當幽閉展轉望脫去無日一旦逢别白定罪否出門恍然再覩天日無復恨此其人父母妻子宗族鄰里問勞感嘆為當何如而吾以片言得專縱舍無牽掣左右一事竟一

獄械吏奉卷藏故府卒解纆勾禁籍顧不快哉況受冤條雪冤滯詛得辨是非略微薄久禁者蚤决株連者不蔓為惡者服而為善者勸歡聲騰為協氣協氣蒸為太平理有固然昔周公之作書也再三以庶獄庶慎之勿悮所以長我王國為祈天永命之本盛哉得奉命於此亦與有其樂矣朝廷分遣使節於曠恩之後所至親歷焉蓋惟刑之恤者宜若此瑞陽同知真定鄭侯實受命行省副王節郎行江廣暨至廬陵則侯前治所也父老

驩迎如舊父母所決遣平亭道路傳誦以廬陵之所見聞他郡從可知矣以劇繁如廬陵無留寃餘獄如此則他所不足治已昔侯之佐此郡也嘗以選涖重囚東廣訖事無一寃而此郡不與理者興寃獄侯之明之仁之材豈待今日而歡詠之哉漢于定國以治獄無寃至卿輔唐狄梁公為寧州有遺愛他日他處因得公釋去者道過寧州德政碑下而泣故老曰爾廼吾使君所活耶侯德政在江西盛德被南海坡公所謂使國家無疆之

福而明公之子孫亦與饗其報者斯言也侯應是矣予也杜門聽輿人之誦於侯之在事無門下之跡於茲之行部無纖見之因獨以公論所屬筆而著其端視諸君子所稱道為尤信

李運副德政碑記

鹽筴之利資於天下之經費盛於漢尤盛於唐國家因前世之舊立轉運司以綜其務兩浙轉運司理杭州所統闊遠每歲分官棊治諸路紹興東州大郡列場伍為

鹽五萬餘引民貧額重當其任者尤以盡職為難元統三年轉運副使李侯分治明越期年之間官課趣辦齊民不擾越之父老相與稱賛侯之功德疏其實績俾為之記將刻諸石以示永久辭不獲則為之言曰鹽課國家所甚重故其立法至詳至密奉行得人官民均便其選任常不輕若李侯可謂能盡其職而不負朝廷之選者矣亭民伐薪積鹵具牢盆日夜力作而官本之給或刻減於吏胥之手亭之長吏又從而擾之以耗其力是以

日煎月辦有不能及者洎侯之來屏斥騶從飲食之資
取於裝槖吏屬畏其清嚴莫不屏息自勵唱名給本無
毫分之損亭民感恵趨事竭作以赴期程凡至庚伏而
課之登者十八九官事趣辦非侯之功歟私鬻罪鈌無
賴之徒既抵於罪誣引於民以肆其毒而吏以縱谿壑
之欲為幸民死徒相屬田里蕭然洎侯之來犯禁者引
問面審立為斷遣不使有所指引於是無罪之人得安
其業民之不擾非侯之徳歟夫民國之本也民不失業

而食鹽者衆則商賈無淹滯之憂而官課之及額易矣有德於民所以有功於國也嗟夫侯之能居其職而不負朝廷之選益推而廣之豈特鹽筴之利而已哉侯名守中字正卿世為潁州人由中書掾出為令為守所至有遺愛有子四人仲子藻國子生釋褐第三子黼泰定丁卯進士第一人起家義方之訓為然而亦積善之餘慶也為之詩曰浙河之陽其土廣斥李侯涖止司正鹽筴櫛風沐雨飲茹冰蘗夙夜亹亹爰究厥職列亭萬夫

老弱聚庸官與守盜散給以公民忘其勞與海分功先期趣
辦縣侯之功敢有私鬻以干成辟有惻其愚有伸其抑
大慰齊民以田以宅聚廬不擾縣侯之德我聞裕財莫
若厚生民生既安商賈攸行維侯克稱轉運之名宜廣
其施以輔太平天錫吾侯世濟其美彰纓蟬聯躋於膴仕
我述民情作為歌詩其永勿忘式爾後來

申屠致遠博古堂記

東平申屠公往以御史出使江西一日而斯文生氣當

時士大夫幽遠傳誦想望風采恨不得相見吾先君子須溪先生尤為吾道吾世有斯人喜山牕袁君自金陵歸又能言談論氣象一家父子講貫琢磨古書積疊他無嗜好名堂博古客來終日煮茗談坐前橋後梓交發輝映蓋欣然未見如既見也客有請曰博古何如則為之言古之不可以不博者山牕請曰是可以為堂記矣則曰他日未憖也緒言如昨於今距至元甲申相與語時十有七年矣而山牕慨然復語此因俾述為記志不

得辭則為博古記曰古之人古之人未有不博於古者也計其幼而學之者無一非此聞見涵蓄窮原探本苟不傳習無問遐僻取為師友雖吾夫子之聖問禮問樂且猶之杞之宋考徵不足以至問官名而信其學此在後人皆以為不必詳者故專車之何異萍實之何祥接於目者如所覩記想其胸中包羅蒐括鴻荒以来開闢而後人事物理書墳史乘横陳歴落觸而發者千百之一二其不及見而不可聞者何可測也子産實沈臺駘

之對梓慎五正之答傳於書傳之所不傳而不疑其為異知於衆人之所不知而不惑於所𦗟其問也非意所及其應之也如響竊意一時講貫本末往往皆知及而質近倉卒考質此撞彼待適如合契不特對者之博亦聽者之辯也此非專對敏給之比也然此猶學問間事若決大疑處大議非依於經貫於史疑有辨析有當則雖子孟之忠或陷於無術長孺之直或誚其無學况是非得失成敗利害雖姦猾變化創新出奇無不前有轍

而古有鑑並事而觀賢於臆度揣效而數捷於勝說功力難易從違逆順相去倍蓰古患不能博耳世或訾儒者曰知古而不通今此未嘗學者之論也士惟不知古是以不通於今若知古之事君為臣治民行政理財治兵其難如此無非吾事者則何今之不通又或自量以為言曰古今不同制此不通之論也事至於理而止古之所以傳至於今者何以哉理而已順之則治悖之則亂未有古之所不能行而能行於今者也雖然古亦豈

易言哉周禮太平之書也再用之再以爲口實而論語之半部或二言者以之開國以之治天下而有餘若此者又或不以博爲能也古人之所謂博其取諸人者非口耳之謂也後來者非載籍無以爲學博者博於此而已然且猶有不及博者也故博爲貴然審思明辨之功精神心術之妙紙上者猶糟粕也故博之外猶有事也是乃所以爲博也公方負南北重望向用於時而堦庭之名且日起世以韋平事業期於方來者遠且大故爲斯

堂言者豈直書生之博云哉公名致遠字大用以忍名齋人皆稱忍齋先生其子名伯騏字子夔才俊卓犖堂蓋隨所寓而揭之云

劉氏勤有堂記

謂詩書勤乃有者韓公訓子姪語也彼未嘗識有之趣故望之以勤若既勤而得其有矣而猶揭之以名若西山劉君之稱其用意豈不可感哉劉君教吾郡永豐凡為士者皆矜喜於得師廼其家尊君耆年宿學為里大

宗居西山之下洪崖天寶列其左右簫臺臨其上築堂奉親且對床聽雨其間惟念詩書歷世辛勤捭架倦遊歲晚家庭至樂翁季從容弟兄頡頏吾伊往返考質講論慨然平生以有此有故取韓公語為之名且俾後人之不忘其所以有者也間以諗於余請為勤有堂記予歎曰有未易言也勤而不能有者有之矣有而非所有者亦有之矣回思隋唐科舉幾二千年富貴利達山林皓首各不相為謀或欲盡見未讀書不可得或一往遂

於書有不暇讀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嘆士方田野有志筆渭出試大謬如芻狗之不重陳蓋自子政以來及王介甫輩若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也是猶所謂能有其有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鄴侯牙籤萬卷新若手未嘗觸安陸連艫輦載一篋供一炊飯彼得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付者如此又有不當有而有者成都之經驅之以版築黃樓之刻沒之以泗水有之非其任而敗喪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嗟乎知勤之可有知

有之可味獨書生可耳而書不能盡聚有不能盡包世事之相違也必若此則君之斯堂寧不使子感哉人有常言曰父師方其在父師之日朝夕鞭策或且以為厲婚宦館穀而父師日以遠矣兄弟無故一樂也出處離合有不得不然而兄弟之樂亦幾希矣而況夫呻吟綴翟之異趣崎嶇吳蜀之相望復有非常情所及哉斯堂是父是子難兄難弟與居與稽俯仰今昔清風白日黃卷素心天祿何之善和屢易不知四海之内六經之外

頗復有人否若予者明發之懷愈遠歷變之感愈長故於記君之堂歎羡之未終而感慨係之矣雖然此皆人事之所不能無也則君之堂也不愈有餘也哉

桂隱堂記

桂之於木也生於江南深遠之地山林之姿風露之氣幽人之所晤賞而隱者之所盤旋也是以騷人取之以味其芳小山賦之以表其趣科舉興而桂乃疲於攀折累於升沉若昔唐世非不以此取士然有欲斫之以多

得月者有歎寒而願以為新者猶未為塲屋牽率也自燕山一語特借以喻五子而桂司文之造化者幾三百餘年廣寒之幻遊月影之彷彿亦不能不符人事以答時好幾與昔之染栁汁者同夢久矣夫桂之不得與於隱明矣天地間草木隱顯亦若有運數離合行乎其間豈獨好尚之殊時哉梅在古殿首以為相業久乃有何遜杜陵寥寥焉意屬之孤山數語直怳然相與於世外而後来清事非梅不談茍欲與清流無不强附於梅若富

貴者望塵而猶若涴吾常為梅而歎桂本何與於利達而直為此擾擾也於是桂不得以遂其隱者非一世矣吾乃以記吾劉君聖則之桂隱如稱小山爰以隱之事為桂也張之巢由遯而水不足以飲牛四皓出而山不免為提徑龔生之蘭或惜其以香自累淵明之菊或謂其初不為世故竹林之遊不免俗物敗意橘中之樂終不得固蔕而深根而茲桂也偃蹇於通達之中傲兀於零落之後婆娑乎歲晚貫四時而不改色芳菲乎天末

不與時葩竒卉而争姸其陰森也未有非百年之德數世之澤其為喬木也足以閲故國之廢興留雲仍之嘉話蓋未嘗不在人間而隱然者同於世外古稱大隱朝市若此者又不待朝市而為大隱者也三十年前為聖則詠歌此桂寧能不以名為期今而談隱之有餘味桂乎桂乎豈不以予為知已乎哉或曰聖則之桂久矣而聖則又種之種之方來之孫枝未有涯也聖則隱矣其不以此為王氏槐耶予謹謝曰吾姑記桂隱云爾使謝

安石聞此言又當掩耳

志樂堂記

族諸孫潛自五羊府以公事驛至洪省予因寓書故人熊天慵氏天慵善篆不輕為人作也於其歸得其志樂堂三大字請曰願有以記之予為之言志曰士尚志不可不有所尚者此志也而不可涯者亦此志也聖門教學者必曰盍各言爾志又曰亦各言其志也而門弟子之於聖人亦曰願聞子之志聖人之與人與人之於聖

人也皆以為悶何哉不言誰知其志言猶有所不盡也其蘊而不可知者在此而浩乎其不可涯者亦在乎此也況於樂則尤有未易言者孔顏之樂前修之所講師友之所習未有知其處者則茲之樂也何居人不能以無所樂也志之所在則樂之所寓也矣人情有所望而未得也則志至焉得之如其思則樂極焉人有常言曰得志至於得志未有不樂也而其志何如哉嗟夫樂者人之情也人性之剛柔緩急清濁也異而心之所之也

亦不同樂未有不囿於物以物交物而引之心唯甚卑污淺陋者固患於志之不立而高遠廣大者又不能以無弊也則志之所在亦不可以不審矣莊周有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此皆極人情世態而言之也夫觀於聖門之教也若此推之物理之變也若彼則志其所可志樂其所可樂亦何以加焉斯堂也吾宗孫子之堂也潛也方於此乎發身方於此乎事親以其能行於四方

一出而遇斯文知己或推之或輓之遂掾大府自是以儒飾吏功名可冀也惟勤惟謹迄於成名歸拜其親斯堂之上弟兄相視各以其才奮舉觴一笑其不愜志矣乎其不謂樂乎潛字季剛今以字行於行為季諸兄皆自植其父道亨名文鳳明練宜有子云

尋樂堂記

安成王學顏為予言其先人名之以所學也教之曰先儒謂尋顏子樂處所樂何在安分而已人生每論所學

惟為人而無愧於人可以稱人矣足於分而無過求是之謂無愧每凛乎斯訓之墜蓋愈老而愈不敢忘也故廬僻逖晚得今居敞為一區揭尋樂二字匪獨示不辱先人之教且以遺於子孫請記以言予曰孰有踰於家訓者哉而猶待附益之耶然吾嘗反復不改其樂之章與所學所樂之意竊歎夫世之學者未有能知其樂處者也是樂也非以陋巷簞瓢為樂也後之言樂者尋之於陋巷簞瓢之間於是以處貧為樂則已失其趣矣迺

相率而為僞者出焉簾衣糲食敗牕塵几以蕭然為至其所謂樂乃其所大不堪而矯揉之所為豈復有從容之意久而亦無所檢也於是又有以忘貧為樂地則又非其意矣迺相與為欺者出焉高談闊論糠粃一世若他有可知之味存乎其間不可以言傳而我之所獨得其跡乃有類於方外之秘而卒亦不能守也是樂也尋於陋巷簞瓢之間固非也尋於陋巷簞瓢之外者亦未睹其得也即陋巷簞瓢之中而適於陋巷簞瓢之趣樂

在是矣所謂不改其樂者非樂是貧也貧不可去而樂吾所安是所謂不改者也人見其陋巷簞瓢而我不知其可憂即一日榱題數尺八珍方丈若固有之我不知其可樂人惟有一念之微出於强揠而力制者必不能以無固我意必不能以無隱見當其貧賤無素而行之之心則遇富貴之來遂欲以貧賤加乎富貴雖浮雲視之高出物表而終未得其所以樂亦必有遺累焉謝安石東山高卧絲竹自遣而一時已有如蒼生何之歎與真

憂不起者同其調安石亦自謂政恐不免王介甫垢敝枯槁者終其身而蘇明允已疑其不近人情他日於勢位是非之際何如其逆行也安石之樂非出於自然介甫之枯槁偏於執一以是觀之亦可以自省矣若夫子所許顔之陋巷簞瓢曾之浴沂詠歸所謂與上下同流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求顔者於貧求曾者於放蓋胥失之孟子推顔子同於禹稷即天下不為泰而後之喜言顔子者不過癯然與原憲振履而歌商者

並是烏足以識顏子哉分之所在即天之所命求加於分者抗天求勝於分者傲天惟無入而不自得知止於其所止者樂天者也而非以貧為樂也學顏之先人可以言能教為士如學顏可謂之不負所教矣来者復何必他求以為尋哉學顏之是似焉可也

絜矩堂記

絜矩堂者永豐曽氏義翁記其先訓於此者也義翁之言曰先君子霜月先生四十年塲屋不得志晚逢科廢

辟地東西轉側深僻閒惟教子日篤他事俱不謂切浮沉娛嬉處異鄉如故里玩馬上如鄰曲語見大夫如平生交一惟是中慤平易油然俱化幾不復有逆境曁事定返舍扁廳東偏曰絜矩使諸子讀書其中嘗謂義翁兄弟曰儒吾世慎毋輕墮斯業且必為通儒矩方也規圓也人以方非所以處世吾則謂方乃所以為圓斯義也如有合於子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可以持身可以待人吾生平所歷非守此方以應

於圓詎能及今日耶汝謹識之邑火堂廢依城以居義翁念茲不敢忘欲復堂如舊力不逮即屋西小室加塗塈揭舊扁焉爰著先人之教請記之以示子孫予觀義翁練而謹介而通不以文采襮而意象灑然信能守其家學者記無過此者矣予又安能於儒先格言之外溢出於足下家君身體之驗而他有深切著明者哉抑嘗讀君家子輿書而有所觸者亦頗於此乎講也是書之用力處誠之者為慎獨學之者為格物用之者為絜矩

獨也物也矩也人之所同也慎也格也絜也我之所以為我也慎猶自修之道若格與絜將無事不有無物不然所謂無不用其極也中庸之致中和致亦是物也故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絜矩之道舉之而天下平而天地變化草木蕃茂莫非其效一方一圓理有自然特患人不絜而度之耳苟以是心度未有不睹其故也人心之好惡能蔽於愛憎之私而無以加於本心之愧雖外之縱横變化移白黑易左右而旦晝之交血氣之定霜

降水涸之見未嘗無一隙之明而一念之復倘其初嘗
絜而後處豈復有後悔餘憾哉嗟夫矩無形事無體物
無方吾欲為矩而彼不與我為矩吾揆之則矩矣而掟
出者常在其外古語有之難平者事也夫世之所謂圓
機者非不知所謂矩也特出於隨世遷就之心以為曲
且有成而未害吾事而不知展轉而無以自久彼所謂
執方者知圓之害矣然見已之理而不足以盡物之情
其擇而執者乃犯世忌諱而惡於左右上下之交是皆

未能絜者也絜者所以用是矩也昔者曾子於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謂如此而足也而論者以為未盡大學之絜矩忠恕之事也逦復若以為未極於忠恕舉斯加彼亦善推其所為而已予豈敢通之為一哉抑大學之道亦夫子之道也而於此乎語為當家義翁之先訓既簡而當矣予獨為絜也言之以斯心至甚易知甚易行義翁之才識宜為時用顧歷試鄉校有實迹方待選無汲汲心後有用者執是矩以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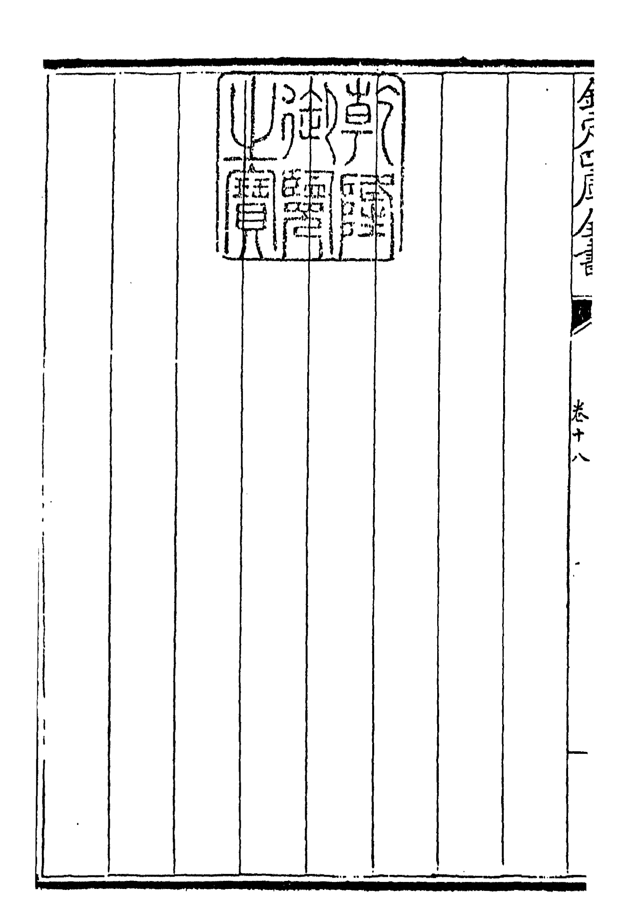
覺是堂記

尹氏心甫書自茶陵來曰吾上世居城北為雙江口兵燹入城今復歸故園為耕桑謀作屋三間其右迎陽者命以初陽取復意也後老屋如之西面雲陽紫微諸峰羅立則先君子須溪先生丙申所書紫微峰揭焉南室為䆫扃之覺是以見歸来志合而記之何如予曰是特未定也莊周氏於是也反復之而卒不得其所當特終之以莫若以明之一言此其故何哉我之所謂是者人

之所謂非我之所謂非者人之所謂是昔之見自以為定於前矣而後之見又視昨之見如有所未足也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猶在非是之間者也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幾於兩忘而今而後得其所以為我者矣而未易言也毋亦未六十之前而猶有伯玉五十之累也耶蓋是與非對未有無非之是見昔之為非然後覺今之為是覺未有已也淵明為衣食之故脫然求彭澤種秫未及一醉而蕭條去之其自悟一出之

非者誠非也去而違之即是矣若君之昨也非有出之累也非有去之故也私淑艾而立教開門而授徒招諸生立講下夫何非之有昨未嘗非而今亦何是也初陽之望其於天地民物之春人物世道之盛猶未能以無意也紫微峰之參前神仙豪傑之意山川今昔之懷其亦倏然而在目則今之所覺者彼乎此乎必有一於此矣吾非與君辨也是之道實然而覺亦政復在此雖然舉世混混醉馳而夢驟而覺者希矣認非為是枕迷而

籍蔵而是逺矣如君之覺此世幾人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即然不然可不可之間而是亦於此乎見矣嗟夫予言淺矣君之所是未必予之所知也亦願與君分席而講所是也君嘗正鄉州學未幾以憂去縣是無當世意其覺者謂是而公論之屬君者特未已也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